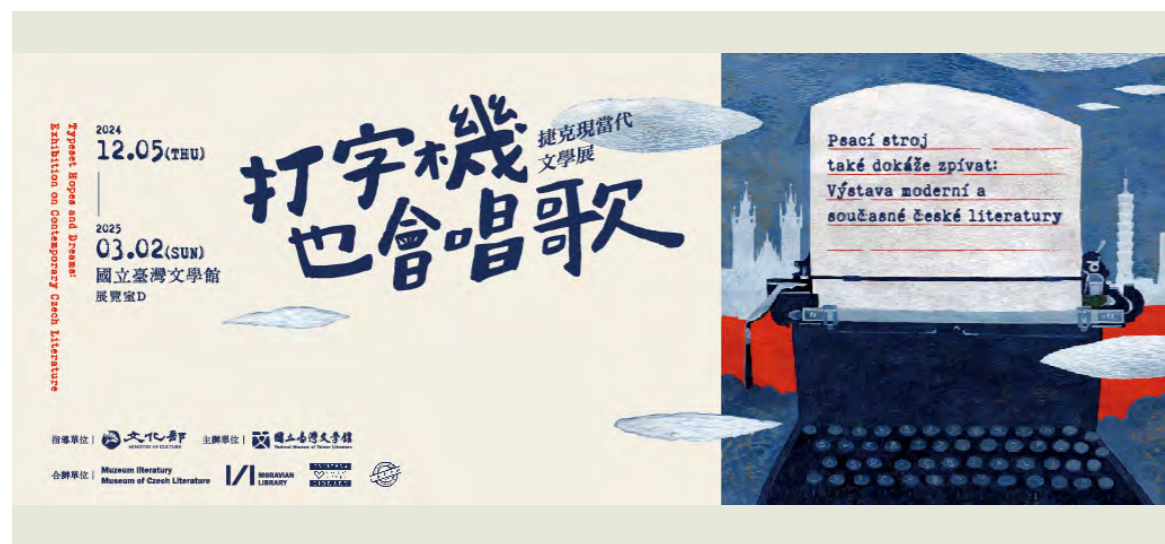


# 相似的歷史經驗，共感的國家文學

## 「打字機也會唱歌：捷克現當代文學展」前導

Parallels in History, Resonance in National Literatures:  
A Brief Preview of "Typeset Hopes and Dreams:  
Exhibition on Contemporary Czech Literature"

文 | 蘇曉凡 · 圖 | 臺文館



2024年12月，臺文館推出「打字機也會唱歌：捷克現當代文學展」，介紹捷克20世紀代表性作家，包括伊凡·克里瑪 (Ivan Klíma)、米蘭·昆德拉 (Milan Kundera)、博胡米爾·赫拉巴爾 (Bohumil Hrabal)、瓦茨拉夫·哈維爾 (Václav Havel) 等人，從國家歷史脈絡帶入捷克作家的書寫意志，同時對應臺灣相似的歷史命運。

## 策展團隊相談： 與捷克文學的共鳴

擔任這次「捷克現當代文學展」前期籌畫的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鄭得興，以及展覽策辦人員臺文館展示組簡弘毅助理研究員，都從各自的經驗中發現，捷克看似距離臺灣遙遠，透過歷史與文學的共感卻能讓我們感到親近。

2000年，臺灣首次政黨輪替，臺灣人的自我認同概念大量被討論，而鄭得興剛好考上公費留學，他帶著問題意識到了捷克，讀捷克文學、捷克歷史，也親身造訪那些文學、歷史的發生地，從中思考文史之間的互動。

二戰後，捷克成為共產國家，歷經1968年布拉格之春，直到1989年絲絨革命才實現民主改革。在壓抑的共產時期，文學成為捷克人述說、傳承精神的媒介，昆德拉、赫拉巴爾、哈維爾等多位著名文學巨擘皆活躍於此時期。「捷克人的讀書風氣很普及，幾乎所有人的家裡都有藏書。共產時期沒有什麼娛樂，物質欲望沒這麼強，讀書變成很重要的精神糧食。」

其中，最讓他印象深刻的作家是赫拉巴爾，「他在奧匈帝國時期出生，在民主化時期過世，經歷了捷克當代各個歷史的階段，他的小說裡寫的都是日常生活，一般老百姓很有共鳴。直到現在，他的文學都還是捷克人的集體記憶。」

簡弘毅對捷克文學的記憶點同樣來自赫拉巴爾。他服役的時候讀了《過於喧囂的孤獨》，把個人軍旅生活對應上書裡主角漢嘉窩在地窖的自得其樂，找到跨越地域的共鳴，而在臺文所時期對於反共文學的研究，又使他逐步去拼湊這些看似個人生命經驗與國家歷史之間的關聯，「捷克的文學與歷史雖然和臺灣不太一樣，但基本結構是類似的，捷克作家寫作時，可能也面對自我審查，面對無法發表等心境。」

## 開展以前的 臺捷交流及籌畫

臺文館在成立初期，就開始和捷克文學界建立了密切來往，促成譯者駐村、文學外譯等計畫。近幾年頻繁交流下來，獲



《過於喧囂的孤獨》(Prilis hlučná samota)，大塊文化，2016。



2023年在文化部風潮計畫的支持下，「奔向自由：臺灣文學特展」順利在捷克國家文學館展出。(左起)鄭得興、詩人鴻鴻、捷克國家文學館館長斐瑞斯利本 (Zdeněk Freisleben)、駐捷克代表柯良歡、捷克漢學家羅然 (Olga Lomová)、麋鹿出版社創辦人湯瑪士·瑞杰可 (Tomáš Rízek) 在展區合照。

得許多收穫，包括捷克摩拉維亞圖書館 (Moravská zemská knihovna)、捷克布拉格哈維爾圖書館 (Knihovna Václava Havla) 以及國家級的捷克文學館都與臺文館簽下了合作備忘錄；此外，捷克風車出版社 (Větrné mlýny) 每年舉辦的中東歐著名文學活動「作家閱讀月」，2024年更是以臺灣作為第一個歐洲國家以外的主題國家。

這次的「捷克現當代文學展」不只把國外文學帶進臺灣，也希望拓展臺灣文學的國際能見度，因此早在好幾年前就已進入籌備期。展覽最初的概念是呼應卡夫卡逝世一百週年，以卡夫卡為主題作規劃。但其實卡夫卡處在灰色地帶，他雖然是布拉格人，卻是以德文寫作的猶太人，因此若將他的作品視為代表捷克國家的文學，會有爭議。大家幾經思考、討論之後，最終決定不過度聚焦於個人，讓展覽著重在更宏觀全面的文學介紹。

2019年開始，鄭得興與臺文館合作，展開策展前期的研究，以達成國際合作、同時建立雙方的信任與友好為目標，嘗試與多個捷克場館、學校聯繫，舉辦介紹臺灣文學的交流活動，但受到疫情干擾，直至2022年首次在文化部「風潮計畫」的經費支持下，團隊才真正到捷克實地展出，並在過程中，受到帕拉斯基大學漢學系教授吳大偉 (David Uher)、馬薩里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呂維倫、查理大學漢學系教授羅然 (Olga Lomová) 等人的協助，「我們做了幾個易拉展那種大卷軸，到捷克學校、單位舉辦幾場小型講座，反應都還不錯。」

2023年，臺文館進一步再獲文化部「風潮計畫」的支持，讓前往捷克第一線交流的次數能夠大幅增加。整個過程中並非沒有挫折，尤其臺捷連線的活動，常因為分隔兩地，有時差、連線斷訊，因此產生流

程協調上的種種問題；另一方面，團隊當初與布拉格相關單位洽談時並不順利，於是便轉而到其他城市尋求嘗試，「這就像國外有什麼展覽來到臺灣，也不一定只會辦在臺北。」最終他們順利於布拉格、布爾諾、歐洛慕奇、帕爾杜比采等城市舉辦了多達6場次的「臺灣文學主題特展」，成為臺灣文學跨出去的一大步。

此外，團隊到摩拉維亞圖書館進行交流時，館方正好收到十幾箱米蘭·昆德拉的晚期物件，鄭得興分享：「現在已經成立了一個米蘭·昆德拉特藏室，但我們去的那時候，物件都還沒整理完。」大家當時有幸先目睹一些珍貴的藏品，也牽起這次捷克現當代文學展的展品商借契機，讓整個過程順利許多。簡弘毅解釋：「捷克對於國家重要文化資產相當保護，如果沒有交流基礎，許多物件應該都是沒辦法出借的。」

## 從歷史經驗到文學的連結

2024年12月5日開展的捷克現當代文學展主題名稱為「打字機也會唱歌」，一部分原因正是出自本次展品——赫拉巴爾的打字機；另一方面，也是蘊含在壓抑年代，打字機作為一種反抗聲音的代表，「打

字機是機械的聲音，但把它變成優美的音符，是一種轉化過程，這個概念跟文學一樣，當時的苦澀記憶，透過打字機流傳出去，有點像地下刊物，是很重要的精神載體，也是反抗威權的象徵物件。」

本次展覽將以克里瑪、昆德拉、赫拉巴爾、哈維爾四位作家為主，再帶到其他捷克作家，並且以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作為重要時間線，「1968年之後，許多捷克作家走入地下，要不就是展開流亡。」

展區主要分成四大部分，第一展區「誰是捷克人？」介紹捷克國家歷史與民族認同；第二展區「表面『乾淨』，地下喧騰」介紹布拉格之春失敗後，轉往地下繼續寫作的作家，其中最知名的便是赫拉巴爾與克里瑪；第三展區「流亡，或投身政治」則是面臨革命失敗，選擇逃亡或投入政壇的作家，包括昆德拉、哈維爾；第四展區「嶄新的文學盛事」是1989年絲絨革命後，年輕作家開始大放異彩。最後，臺文館還特別展出捷克文學的臺灣譯本和臺灣文學的捷克文譯本，展現兩國的交流成果，也在某種國家歷史的共感之下，連結臺灣讀者與捷克文學之間的思考。



臺文館在「打字機也會唱歌：捷克現當代文學展」中展出米蘭·昆德拉的書封手繪畫(左)，以及2020年獲得卡夫卡文學獎的獎座、證書(右)。



「打字機也會唱歌：捷克現當代文學展」展場。

除了豐富的展覽內容之外，展覽周邊活動還包括週末電影沙龍、映後座談，以及繪本說故事、繪畫工作坊等親子推廣活動，讓文學體驗能夠向下扎根，低年齡層的小朋友即使對歷史、文學等複雜議題還沒那麼了解，也可以透過浪漫好聽的異國童話，打開認識捷克文學的窗口。

對策展團隊來說，與捷克合作這次文學展的經驗相當難得，正因為相似的歷史經驗，才能夠有這麼深度的連結。鄭得興分享自己在捷克留學的時期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歷經共產到民主時期的中老年捷克人，他們每天都在說「To je život（這就是命）」，這些人從共產時期一路走來都已年過半百，所做的一切卻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了下一代。

這正是《過於喧囂的孤獨》裡總是帶出的一種精神，而再看到臺灣威權時期的文學作品，同樣看得出大環境之下不得已的苦澀。

這幾年，臺文館積極與國際合作，且臺灣作家在國際上能見度越來越高，參與此次策展的鄭得興與簡弘毅，從累積的留學、閱讀及研究經驗中，感受到臺捷兩國文學交會時互放的光芒，也更確信臺灣文學的影響力。如同作家鄭清文在《小國家大文學》中提到：國家是有領土的，但人們生活記憶的文化表現可以無遠弗屆，臺灣這麼小，但臺灣文學可以走到很遠、很多地方，就如同領土也不大的捷克。兩國的人們將能在這次展覽中，見證文學所呈現的生命力量。



1	2
3	

- 「打字機」象徵威權時代中的反抗聲音，赫拉巴爾的打字機也是這次特別借到的珍貴展品。
- 伊凡·克里瑪的祕密警察檔案。
- 展區中的書架上有許多臺灣文學和捷克文學的譯本供民眾現場翻閱。

### 蘇曉凡

文字工作者。畢業於政大新聞所。喜歡故事、認識人和社會。曾任職於藝文雜誌、新聞媒體。